



跨域視點

—— 離開或許是為了再次回來 ——
從 Other Places 到 Our Place



文·圖 | 鄭亭亭

1. *How to Get Out of London in 30 Days*, 手冊, 2015, 鄭亭亭

在準備下一個駐村的期間（雖然說不管什麼時候都是在準備下一個駐村的期間），接到了《回歸線》的邀稿，想說或許這是個可以測試自己寫劇本和社群媒體的能力是否可以轉換到正式文章的好機會，但看到主題時心還是揪了一下：「跨國駐村、參訪、留學生活等移動經驗，如何影響藝術家的創作或思考方向」，不是第一次被問到類似的問題，在文化部安排的後巴黎西帖駐村訪談中，我也被問到：「這次的駐村讓你的創作方式或方向有什麼改變？」記得在鏡頭外我給的答案是：「沒有」。我們真的會因為一次短暫地住在不同場域，或在不同空間脈絡下創作，就改變我們二、三十年來所形塑的自我嗎？

如果故事沒辦法從 1985 年講起，那就從 2008 年吧。從輔大廣告傳播學系（沒錯，看到「靠北藝術」上攻擊廣告系畢業的藝術家時，我也抖了一下）畢業後，我決定去英國念攝影，其實想做的一直都是藝術，只是當初沒自信直接從傳播學院跳到藝術學院，畢竟大學期間也修遍了所有可以選的攝影課，所以就選了一個自己比較熟悉的媒材來創作。畢業後在倫敦住了三年，接著回臺灣辦了一個個展。身為一個沒有「念過藝術」的藝術家，當時還是有種說不上來的心虛，於是又回去倫敦念了一個純藝術碩士，接著就在那待到 2019 年，直到有天我對於十一年來的 House sharing、永遠骯髒的廚房和廁所，以及帝國體制下需要不斷 renew 的簽證感到厭煩。在做了一個「How to get out of London in 30 days」（圖 1、2）的計畫後告訴自己：「不想再假裝這一切還值得，批評帝國殖民主義的藝術家遲早有天要 put theory into practice」。於是我搬回臺灣，在這裡待了快四年，到了 2023 年的今天。



2. *How to Get Out of London in 30 Days*，於倫敦 Clerkenwell Gallery 周邊的表演紀錄，2017（攝影：Fabio Sayegh）

在「身為藝術家」的十四年間，我在十五個不同的城市，參與了近二十個不同的駐村，至今的成人生活似乎是一場遊牧人生，邀請單位有國家級美術館，也有藝術家自己開的咖啡店；有政府出資，也有連邀請單位都沒有的自籌款項計畫。或許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為什麼要選擇這樣的生活（創作）方式？

第一次進駐

如果沒記錯的話（畢竟也是十四年前了），我第一次的駐村是 2009 年倫敦的 Ben-Uri 美術館。現在在 Google 輸入「Ben Uri Museum Ting-Ting Cheng」，竟然還可以找到 Londonist 的文章。（圖 3，註）自己對此也感到些微的欣慰，好像當初的駐村還有些遺留下來的意義。Ben-Uri 美術館是個專注在猶太裔藝術家的美術館，當初的駐村藝術家有四位，其實我也沒有特別注意其中是否有猶太裔藝術家（但其他三位都是白人），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入選可能也多少有點樣板主義（tokenism，註 1）的可能性。



3. 倫敦 Ben-Uri Museum 駐村紀錄。
（Londonist 提供，攝影：Dean Nicholas）

我們的工作室就在藝廊空間內，駐村過程就像是一個行為藝術的展演，觀眾可以自由進出藝廊空間看我們工作的過程。我記得其他三位藝術家都是裝置或繪畫類型的藝術家，當時我剛從 MA Photographic Studies 畢業，還在裝模作樣地使用中片幅底片相機。我記得當時觀眾來參觀的時候，我不像其他三位藝術家都有裝置或繪畫，或是符合大眾想像的創作過程可以分享，我的工作空間就只有我坐在電腦前，要不是有那台腳架上的 Mamiya RB67 來撐場面，我還真的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圖 4）。



4. *Invisibility 5* (倫敦 Ben-Uri Museum 駐村創作)，攝影作品，2009



6. 個展「Unearth Tomorrow」現場照片。(瓦倫西亞 Luis Adelantado 藝廊提供，攝影：David Zarzoso)



5. 個展「Jo vull aprendre Mallorquí」開幕照片，馬略卡 Addaya 藝術中心，2011

接著，我第一次在不同城市居住的駐村計畫是 2011 年在西班牙馬略卡島 (Mallorca)，現在回想也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幸運，第一次的異地駐村就是在歐洲的地中海度假小島。當初我入選了 2010 年在西班牙萊里達 (Lleida) 舉辦的 Emergent Lleida 攝影藝術節，在那裡的 Portfolio Review (註 2) 中，我遇到了 Nadège 和 Tomeu，一對在馬略卡島上經營藝廊的情侶，他們很喜歡我的作品，於是邀請我在隔年去那駐村。藝廊在馬略卡島上的阿拉羅 (Alaro)，一個人口不到五千的小鎮。而所謂的駐村，也就是住在藝廊旁的一個公寓套房。

阿拉羅應該是我人生中待過最小的一個小鎮，在一個月的駐村期間，我沒有遇到任何長得像亞洲人的臉孔 (雖然有聽說一個日本家族也住在那)。記得當初不斷提醒著自己，不能喝醉也不能隨便跟人上床，畢竟隔天可能就會傳到藝廊老闆耳裡。即便是一個在小鎮裡的小藝廊，每年也會有國家級美術館來那裡參觀並購藏作品，他們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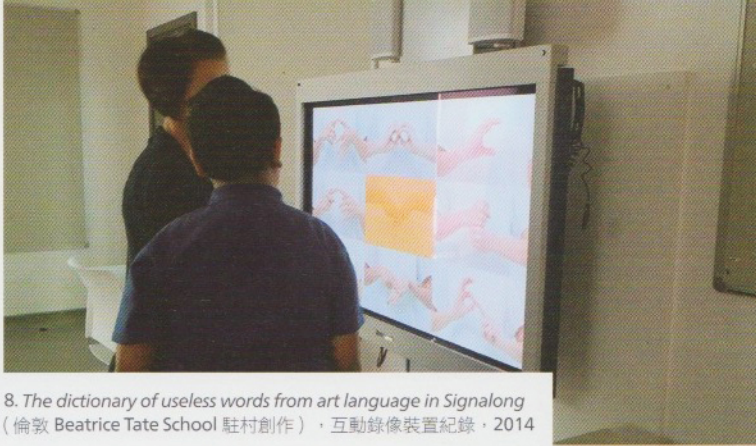
帶藝術家去西班牙的各大小藝博，Nadège 也同時在當地的文化中心策畫展覽。於是我就這樣被他們代理了幾年，直到 2013 年，我在西班牙的藝廊合約簽給了一家在瓦倫西亞市 (Valencia) 裡比較大的藝廊 Luis Adelantado。(圖 5-6)

在移動之間

接著在亞洲的第一個駐村，是 2012 年受到奧賽德工廠的邀請，參加了「南國·國南—臺越藝術家交流計畫」。在當地駐村機構 Ga0 的一個月內，我和越南藝術家 La Huy 被策展單位湊在一起共同創作。La Huy 不會說英文，於是所有的溝通都透過駐村單位的工作人員翻譯，偶爾他也會帶我去吃早餐或喝咖啡，我們就以簡單的肢體語言和單字交流，儘管聽起來浪漫，但身為中年爸爸的 La Huy 對來自臺灣的年輕單身女子似乎沒有心動的感覺。當時住在倫敦、英文流利的我，反而覺得自己像是一個來自歐洲的殖民者，兩人都在不知



7. *Between you and the place you believe you thought you knew* (胡志明市 Ga0 駐村創作), 複合媒材 (臺北新苑藝術展覽紀錄), 2012



8. *The dictionary of useless words from art language in Signalong* (倫敦 Beatrice Tate School 駐村創作), 互動錄像裝置紀錄, 2014



9. *On the Desert Island* (倫敦 Iniva 駐村創作), 聲音行走旅程 (體驗紀錄), 2017 (Iniva 與 the Stuart Hall Foundation 提供, 攝影: George Toro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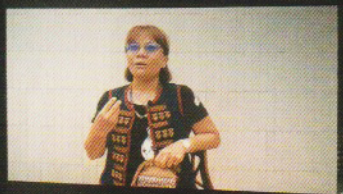
10. *The Back of the Shrimp that Cries* (首爾 MMCA 駐村創作), 單頻道錄像 (展場紀錄), 2018

道是否無效的溝通間掙扎。最得意的應該是在駐村期間, Ga0 借了我一台機車, 讓我在胡志明市以機車做為交通工具流暢地進出, 這件事成了回想起來自認為最值得炫耀的事蹟 (了解胡志明市交通狀況的人, 應該能理解為什麼這是件令人得意的事)。(圖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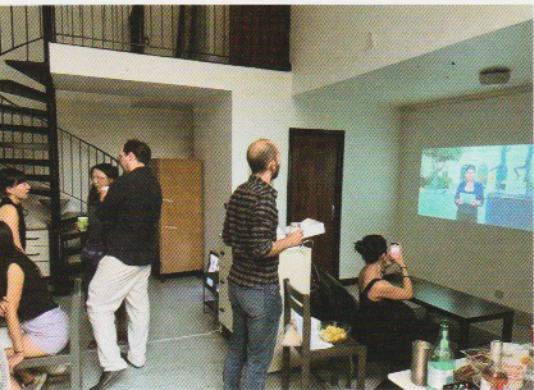
接著, 又陸陸續續到了歐洲、亞洲和美洲, 在柏林的 Open Studio 喝多了, 錢包跟相機被偷, 離開時又忘了把鑰匙還給駐村單位, 而被單位總監在 E-mail 裡用大寫字母和驚嘆號責罵。也在中壢藝術家自己開的咖啡廳裡創作, 在東倫敦的特殊教育學校裡做了一個對於那裡的學生來說最不需要的作品 (圖 8), 辦了一場沒有觀眾的座談 (少數被迫留下來的老師感覺也不是很情願), 又在香港自己申請經費住了一個月重慶大廈。一定要提到的是我的事業高峰, 在 2017 年有幸成為我最喜歡的機構之一, 倫敦 Iniva 國際視覺藝術中心的駐村藝術家 (圖 9)。接著又到了韓國首爾國

立現代美術館 (MMCA), 在那遇到我在聖保羅「巴西錄像節」(Videobrasil) 展覽時隔壁的藝術家。最後, 感情變得很好的幾個人還一起去做汗蒸幕、喝酒, 以及滑彼此的交友軟體, 討論為什麼常看到當地男性在簡介中提到自己的身高 (圖 10)。

在這麼多的駐村經驗下, 最快樂的可能是在臺東美術館。「快樂」聽起來很不孝, 當時我爸爸剛過世, 家人一度有點不諒解我沒有延後或取消那次的駐村, 期間我也得回臺北幾天參加喪禮, 但相反地, 那卻成了最療癒的駐村經驗, 我放棄了原本對於外來種植物的創作計畫, 在當地進行心理諮商並記錄下諮商的過程, 同時訪問了不同的治療師、宗教人士, 討論關於死亡、Self-care, 以及各式各樣幫助我們走出傷痛的旅程, 我無法想像要是沒有那兩個月在臺東的駐村, 我會怎麼面對失去親人這件事。(圖 11) 在接下來的幾年內, 我又去了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 住了一個月沒有門的房間, 也在高雄駁二咒罵排隊看演



11. 《沒有人走路的城市》(臺東美術館駐村創作)，三頻道錄像(展場紀錄)，2019



12. 巴黎西帖駐村開放工作室現場紀錄，2022



13. 緬甸攝影師 Zarni Phyo 講座現場紀錄，Our Place 我們家，2022

唱會的迷弟迷妹們在我工作室門口吵鬧又留下一堆垃圾，又在巴黎西帖(Cité internationale des arts)和其他藝術家一起在河岸喝著不到兩歐元的白酒。(圖 12)

我們家 Our Place

2021年駁二的駐村經驗，其實可以算是決定經營「我們家 Our Place」的導火線。用「經營」這個詞似乎有點浮誇，其實那就是一個我和我的partner Fabio 在家裡放映一些自己喜歡的作品，邀請朋友來看，一起喝酒聊天的一個藉口。當時在駐村的後期，我認識了隔壁剛到的藝術家，發現他是一個我之前就蠻喜歡的藝術家，我們聊了很多關於他那次的創作計畫，讓我很期待看到最後的成品，但由於我們兩個駐村的時段不同，當他在駁二成果發表時我已經回到臺北，於是就想

問他有沒有影片連結可以讓我在線上看這個作品。當時我又剛結束在臺南的個展，家裡累積了一些投影機、螢幕和音響，就想說來辦一個放映派對好了，邀一些朋友來家裡看。後來越想越覺得這是一個低成本的好主意，於是就乾脆來認真做這件事，藉機介紹一些我在歐洲認識且喜歡的藝術家給臺灣的觀眾，「我們家 Our Place」這個替代空間就誕生了。

顧名思義，「我們家 Our Place」就真的是我們家，在每次的放映會中，我們會邀請一位臺灣藝術家，一位外國藝術家。在客廳，我們會用電視螢幕放映不是那麼需要安靜聽敘事的作品，大家可以坐在沙發邊看作品邊喝酒聊天。在平常給貓住的客房，我們會用投影機製造一個小型放映室，讓觀眾可以安靜的在裡面看。與其說是「放映會 Screening」，還不如說是一個晚上的 Opening，沒有活動時間表，可以隨時過來。我



14. 藝術家黃立慧與 Olivia_Abächerli 放映會現場紀錄，Our Place 我們家，2023



15. 維也納機構 Salett 駐村藝術家結果公告 (網頁截圖)，2023

們也會販售簡單的酒水，與藝術家分享利潤。除了放映會外，我們也辦過一場座談、一個工作坊，以及一個聖誕節派對。第二場放映會還不小心促成了一個短期藝術家駐村，我們邀請的瑞士藝術家沒有來過臺灣，他看到便宜的機票，就決定來臺灣待一個禮拜，在這段期間他也住在我們家的客房，我們也盡量帶他去看臺灣的藝術空間，介紹臺灣的藝文環境。(圖 13、14)

去年九月從巴黎回來，現在(四月)坐在電腦前寫文章的我，在一個多月後又要到奧地利駐村一個月。當然也有期待，但擔心絕對大於興奮，那邊的住宿環境如何？合約上寫著我需要共享衛浴，廁所會離住的地方很遠嗎？要是我晚上想要尿尿怎麼辦？那裡的廚房好做菜嗎？我在計畫中提到，我要和當地人進行一系列的工作坊，接著在河中蓋一座島，我會成功嗎？一個月的時間夠嗎？我又能夠申請到足夠的經費嗎？(圖 15)

離開臺北熟悉且舒服的家和貓，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居住創作，不一定像想像中的那麼美好。回到最初的問題，這樣的生活(創作)方式到底帶给了我什麼？又怎麼改變了我的創作方向？或許我還是沒辦法說出一個確切的答案，因為世界上沒有奇蹟，因為不會一次的駐村，就讓你突然喝到神奇的創作藥水，也不會因為哪次的開放工作室讓你突然被知名的策展人發掘，因為我們都不是

千里馬，而世界上也沒有伯樂。不過到最後，我相信這些都不再是駐村的重點或原因；或許我只是想不斷地離開，或許我只是想證明我知道怎麼使用分號，或許這只是一次次地測試自己的底線，證明自己做了對的決定，或許離開是為了回來，因為到頭來還是自己一個人在工作室，因為人生不會因為駐村而變得容易，因為最後你會發現不管在哪，你都不得不地證明一些你不知道到底在證明給誰看的事，因為最後 Omar 和 Cedric 都會離開我們。但至少我和你一樣都不知道原因，於是我們繼續假裝享受旅行的特權，遭受我們選擇性的自虐，在共享衛浴中打滾，同時拍下最光鮮亮丽的照片，在社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新作。每一次的移動或許都那麼些微地影響著我們，好讓我們在回家後繼續尋找下一個離開的藉口。

註 -

1. 樣板主義，指的是組織會刻意提拔或標榜少數群體中的少數人，以製造平等或重視弱勢的假象。(參閱游美惠，2013，〈樣板(token)與樣板主義(tokenism)〉，來源：<http://ericdata.com/tw/detail.aspx?no=210346>)

2. 在歐洲的攝影節慶中，Portfolio Review 多是替年輕攝影家與資深策展人或攝影藝廊進行「媒合」，或「讓資深策展人或攝影藝廊藉這個機會發現有潛力的年輕攝影藝術家」的概念。(參考：視丘攝影藝術學院 <https://www.fotosoft.com.tw/view/articles/26-portfolio-review.html>)



2009年鄭亭亭於倫敦 Ben-Uri Museum 駐村時的報導文章。